

古刹拳魂

上册

杜宜民著



古刹攀魂(上、下)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447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插页 4 印张 $21\frac{5}{8}$

1989 年 5 月第 1 版 198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1—50,000 册

ISBN 7—80008—032—3/I·32

定价: 6.50 元

目 次

第 一 回	怒气冲天 陈顺登台斗洋鬼	1
	血泪堕地 素空临终赠遗言	
第 二 回	磨难重重 闭门羹飧他乡客	38
	黑影幢幢 怪异声惊世外人	
第 三 回	魔高一尺 伸黑爪古寺盗宝	60
	道高一丈 警愚顽长老开恩	
第 四 回	护宝心深 圆慧百试收弟子	96
	闻鸡起舞 智化立志练真功	
第 五 回	国破家亡 睹惨景痛断肝肠	131
	花明柳暗 济危困勇斗群凶	
第 六 回	和尚思凡 断钢刀暗洒忧国泪	152
	方丈卓识 委重任倍见师徒情	
第 七 回	艺惊敌胆 小沙弥捉鸟放鸟	188
	音在弦外 洋和尚藏奸售奸	
第 八 回	走狗疾走 下赵城暗伸魔爪	218
	密室不密 见黑影陡起疑心	
第 九 回	情满青山 牛背山弟兄练武	249
	恨遗佛寺 广圣寺小丑跳梁	
第 十 回	图谋财宝 为金钱暗中较劲	279
	难料吉凶 冒风险深夜出行	

第十一回	事出意外 祸从天降	自家人兵戎相见 老方丈含恨谈经	310
第十二回	苦口婆心 吞声忍气	心相隔忠言难进 气难咽被迫还击	337
第十三回	欲盖弥彰 刻不容缓	捅娄子引起内讧 求解救飞马报警	373
第十四回	针锋相对 软硬兼施	迎风浪战士受命 披画皮恶狼装羊	405
第十五回	襟怀坦荡 古刹幽深	来客陈词献上策 巨蟒突袭惊断魂	430
第十六回	故人重逢 恶僧进香	侠骨热血诉往事 心怀鬼胎入佛门	459
第十七回	心存疑虑 莲座论经	老方丈固执拒忠谏 假和尚狡诈藏祸心	489
第十八回	引经据史 唇枪舌剑	真田图穷匕首现 智化凛然斥敌酋	519
第十九回	刺客临门 重任在肩	异邦和尚险作鬼 爱国志士策良谋	549
第二十回	古寺奇遇 魔窟密谋	骨肉相逢恍隔世 狼狈为奸施毒计	576
第二十一回	杀机四伏 绝技尽展	明枪暗箭袭古刹 比武争雄振国威	605
第二十二回	原形毕露 危难决策	群魔騷武夺国宝 智化受命护真经	632
第二十三回	投火自焚 大战山口	圆慧毙敌魂归佛祖 古经喋血气壮山河	660

第十二回 苦口婆心 心相隔忠言难进 吞声忍气 气难咽被迫还击

且说智化等人正低头合掌静听圆慧言讲《大藏经》一事，忽然圆慧没了声音，智化忙抬头一看，不由大惊失色，只见圆慧脸色苍白，虚汗淋漓，紧闭二目，仰身向后倒去。智化大叫一声，一个“羚羊飞涧”，纵身蹿了过去，急探猿臂将师父稳稳托住。众人也惊喊急呼，忽啦一下全围了上来。

智化紧紧抱着昏过去的圆慧，万分焦急地连声喊着：

“师父、师父！师父你醒醒……”

良久，圆慧双唇微微蠕动了两下，长长出了一口气，慢慢地睁开了昏浊的双眼。智化见师父醒来，急忙用衣袖擦了一把头上的汗，把头一摆，冲智能道：

“快，水！”

智能飞奔而去，不一会儿，端来一碗凉茶。智化把师父轻轻扶起，自己含了一口，噗地喷在圆慧脸上，接着将凉茶灌了下去。智化抽出布巾给师父擦了擦脸，轻声道：

“师父，你感觉如何？”

圆慧刚才是情绪过激，悲愤凝胸，说到撕肝扯肺之处，猛地急火攻心，再加上天气闷热，身体极度虚弱，一下虚脱了。刚才被凉水一喷，渐渐缓了过来，他慢慢扫视了一下身边的众僧，一咬牙，一提气，腰板一挺，硬是坐了起来。他扯过念珠，

冲众人颤巍巍地一摆手，声音低哑道：

“你等都坐下，守我做甚？我还有话说。”

智化急忙在一旁劝阻道：

“师父，今日你身体不好，不要再讲了，还是赶快回屋歇息吧。”

圆慧表情木然道：

“徒儿，为师身体不妨事。今日讲经，非同一般，有些事情还是说透为好。”

智化盯着圆慧腊黄的脸色心里十分难受，上前一步道：

“师父，今日之事我等皆已明了，师父不必再讲了，纵有天大的难事，我等俱能担当，你还是回禅房……”

“大胆！”圆慧脖子一梗，打断了智化的话，眼中射出威严的目光：“为师话未说完，你等明了什么？《大藏经》若是有了闪失，你等哪个担当得起？还不与我坐下！”

智化见师父动了怒，噗通跪下，声音颤抖哀求道：

“师父，我佛云：‘乾坤茫大，法力无边。’《大藏经》虽为重要，但宝经是佛门圣物，自有我佛保佑，师父不必为此焦虑。师父乃是一寺住持，僧寺安危全系师父一身，师父身体更为重要，恕弟子大胆，今日天色已晚，师父有话明日再讲不迟，恳请师父回去歇息吧。”

“你、你……”

圆慧一指智化，刚要发作，忽然一口气噎住，剧烈咳嗽起来。智化见状，忙冲半月、释德一使眼色，几人立即上前搀起了圆慧，一边哀求一边半扶半架，将他送回了禅房。

这天晚上，智化一夜未睡，守在师父床前不敢离开半步。

圆慧到底是上了年纪，猛地遭这种打击，身体不支，一下子旧病复发，猝然病倒了，整晚咳嗽不止，痰中带血，到了后半夜，浑身乱抖发起高烧来。智化一见师父病成这样，心里十分着急，急忙找来一些草药，煎了一碗‘祛火饮’，圆慧服用之后，渐渐平稳下来，直到天亮时分，才昏昏沉沉睡着。

智化见师父睡下，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他拿过一把蒲扇，站在床前轻轻给师父驱赶着蚊虫。智化望着师父在急促呼吸中抖动的银须，百感交集，心乱如麻，默默想道：师父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今日又遭此打击，急火攻心，旧病复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却该如何是好？《大藏经》本是寺内秘传，今日师父挑明，众僧皆知，以后这宝经当如何处置？智化想前思后，思绪万千，苦苦想着今后的出路，以及可能发生各种事情的对策。

忽然，一阵鸟雀的喧闹传来，打断了智化的思路，抬头猛一看，窗户大白，一缕阳光已悄悄地照在墙壁上。智化将桌上的蜡烛吹灭，轻轻步出禅房。

院内，清风习习，阳光点点，紫气腾升，树绕薄烟。智化挥臂赶跑了在枝头欢蹦乱跳的鸟雀，揉了揉布满血丝的双眼，深深吸了几口清爽的空气，一边掐着发胀发麻的太阳穴，一边缓步向前殿走去。

智化来到前殿大院，见山门大开，知道智能领众僧练功去了。他在院内转了一圈，感到身上酸软无力，肌肉发紧，便在大殿前立了一个骑马桩，调神理气，运起了内功，以缓和疲劳的神经。稍倾，他觉得气通周身，力发四肢，便脱去外衣，紧带拉式，练了一趟龙行八卦掌。一趟拳下来，智化浑身出了一层

细汗，经络活通，筋骨舒展，一夜的疲劳顿觉消失。智化长长吐了一口气，抬头望了一下升高的太阳，从地上拾起衣裳，转身想回禅房看看昏睡的师父。

忽然，山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智化扭头一看，只见智能、半月等人手持刀棒拥了进来。智能看到智化两眼通红站在殿前，忙紧走几步关切道：

“师兄，师父怎么样了？”

智化摇摇头，长叹一声道：

“师父昨夜剧咳不止，周身发热，旧病又复发了。”

“哎呀，这可怎么办？我去看看。”

智能将手中的刀递给半月，抬腿向跨院就走，智化赶忙将他拦住道：

“师弟，师父一夜未睡，适才服了药刚刚睡下，你不要去惊动他。”

智能应了一声，心疼地看了一眼脸色发暗的师兄，关切道：

“师兄，你昨夜伺候师父也未睡，眼睛都熬红了，既然师父已经睡下，你也去歇息一会儿吧。我们守在师父屋外，有什么事情再去唤你。”

智化苦笑一下，摇了摇头，伸手将衣服穿上，缓缓道：

“师父这次病情来势凶猛，恐怕有些不妙，现在我哪里能睡得着呀。”

“哪、哪怎么办呢？”智能焦急道。

“过去的药还存有一些，先让师父服用，一半天咱们到镇上找山神爷去，从他老人家那里讨一些好药来。”

智化停了一下，扫视了一眼站在跟前的智能、半月、释德等人，语气沉重道：

“师父的急火易去，但病根难除啊。师父昨晚已将《大藏经》的事情告诉你们，你们也明白了师父的病因。这件大事，是师父心中多年的秘密，不得外传，可如今世人不但知晓了，而且张立增这伙贼人还登门索要，这怎么不使师父焦心呢？昨夜师父将此事披露，是万不得已，迫于无奈啊。《大藏经》是佛门之宝，也是师父的命根子，倘若《大藏经》有个闪失，还不将师父的心……”

“师兄！”智能将胸脯一拍，两条筋肉暴突的粗胳膊一叉腰：“师兄不必多说了，昨晚我们早在一起商量过，《大藏经》是咱广圣寺之宝，外人休想动它一动。我等身为护寺武僧，定要拼死护经，倘若哪个贼人胆敢打宝经的鬼主意，叫他难出山门一步！”

半月一抖手中的钢刀，高声叫道：

“我广圣寺地处险要，武僧众多，就是来他十几个毛贼，哪堪我等一击，《大藏经》断断不会有什么差错！”

年长一些的释德，平日不爱说话，但做事颇有心计，他望了望心事重重的智化，上前一步缓缓道：

“智化，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大藏经》既是稀世之宝，必然树大招风，招惹不义之徒窥测。我广圣寺虽有武僧护寺，但毕竟人单势孤，若真来几个毛贼，自然不在话下；万一象张立增这样的官府聚众携器，以武相逼，恐怕就难以支撑了。《大藏经》现储藏经阁，是在明处，日后万有不测，难保不落入贼人之手。如此，还是请智化早想良策，将宝经妥善处置。”

智化听罢没有吱声，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低头来回走动了一阵，猛然停步，平静地对他们说道：

“释德言之有理，我等务必小心才是。至于宝经如何存放，我看目前不会有什么危险，容我和师父商量一下再做道理。智能，天色不早，你们赶快下去用饭吧。”

“师兄，你呢？”

“我去看看师父，随后就去。”

“也好。师兄，给师父做些什么送来？”

“师父现在恐怕什么也吃不下，你去烧碗绿豆汤吧。”

“好！”智能答应一声，和半月等人向后院走去。智化呆立了片刻，转身缓步拐进了月亮门。

且说张立增这天起了一个大早，天还没亮，便带着常玉贤和豁嘴副官驱车悄悄溜出了县城，太阳刚露头时，就赶到了芙蓉镇边。张立增怕走漏了风声，让车远远停下，派豁嘴任副官到镇上去找吴金魁，自己和常玉贤驱车绕道奔向牛背山。

车开到昨天他们休息的小树林，张立增从车里钻出来，把草帽朝地下一扔，赶忙扯开上衣扣，掏出手帕擦拭着在车上捂出的一身大汗。常玉贤拎着一个红漆食盒下了车，在林子里的一块大石头旁铺上一张白纸，轻轻打开食盒，拿出几瓶汽水和一些点心。他麻利地摆好，冲张立增道：

“县长，抓紧时间赶快吃些点心吧。”

“不慌”，张立增把手一摆，掏出烟盒道：“天还早哩，吴团长他们赶到这里还得一阵子。你饿你先吃，我先抽支烟。”

常玉贤扫视了一下周围，盘腿坐在那里，不紧不慢吃起点

心来。昨天他悄悄从吴家桥赶回县城，一夜未曾合眼，反复琢磨着如何破坏敌人这次买经计划，但到临出发时，也没想出一个好办法，只好决定紧紧盯住张立增，见机行事。在车上，当常玉贤探知张立增早在昨天晚上已派吴金魁等人到了芙蓉镇，而且今日带的人比估计的要多，进寺就是为了抢经后，心里不免更加焦急起来。他慢慢吃着点心，心里紧张地思索着下一步会出现各种情况的对策。过了一会儿，常玉贤站起身来，漫不经心地踱到张立增身边道：

“县长，冯吉卿反复强调此事万分机密，不能让任何人得知。今天咱们带这么多人来，冯吉卿要是知道了，怕不太合适吧？”

“他知道个屁！”

张立增喷了一口烟，一屁股坐在大石头上，大嘴一咧道：

“冯吉卿这小子好闻腥，昨晚送给他个小妞，他能不好好过过瘾？早上我听家人讲，昨晚这小子整整折腾了大半夜，现在恐怕还正搂着小妞睡大觉，等咱们办完事，他小子还不准能起床哩。”

常玉贤将一盘点心放在张立增跟前，顺手打开一瓶汽水递给他道：

“县长做事真下功夫，连小妞都给他准备好了，那冯吉卿本是好色之徒，当然得好好消遣一下喽。”

张立增将一块点心塞进嘴里，大口吃着，脸呈得意之色道：

“玉贤哪，这官场之事，历来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互相利用，变幻莫测。咱们闯江湖的人，必须上下贯通，左右逢迎，

谄熟借他人之矢，中我之的得技能，非此不能成大事也。对冯吉卿这样的人，就得投其所好，施之所爱，在其飘飘兴乐之中，不知不觉受我安排。他冯吉卿说弄经之事万分机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还不是一句屁话？昨天广圣寺和尚们的劲头你也见了，连放经的地方都不让咱靠近，如果咱张口要，他们能干吗？咱要是不多带些人来，这经能搞到手吗？所以，象冯吉卿这样人的话，他说归他说，咱干归咱干，目的都是搞经，但各有自己的小九九，这就是武大郎玩夜猫子——各玩各自的鸟。玉贤哪，你还年轻，官场上的事情以后得学着点。”

常玉贤点燃一颗烟，慢慢抽了几口，看了一眼张立增道：

“县长所言极是。有道是：仕途坎坷，宦海沉浮。要想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非得象县长这样谄熟世故，胸有雄才大略的人才行啊，不过——”说到这里，常玉贤顿了一下，举目望着松柏青翠的牛背山，若有所思道：“县长，这部《大藏经》乃是一部稀世珍宝，日本人撒网搜寻，极力想搞到手；齐省长不惜重金，急于想弄了去，两家相争，互不相让，必是一场激烈的争夺。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要张嘴将这块肥肉叼了去，并非一件易事。昨日咱们进寺借经，和尚们断然拒绝，碰了钉子；今日咱带这么多人去买经，恐怕和尚们也不会轻易应允吧。万一话不投机，动起手来，事情可就不好办了。如果咱们得手，能将宝经弄出，这还好说，但是我闻听人讲，广圣寺的僧人并非等闲之辈，个个武艺高强，人人身怀绝技，而且藏经阁地处险要之地，倘若一时拿不住他们，两下僵持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康二庄的日军距此只有二三十里路，稍有风吹草动，他们便会察觉，万一他们得知宝经就在他们鼻子底下，很快会派部队来

抢经，到了那个时候，形势远非咱们能左右了，不但宝经搞不到手，恐怕齐省长那边也不好交待了。”

常玉贤这一番话，使张立增闻之一怔，他沉思片刻，不露声色地用眼角瞟着常玉贤道：

“事已至此，依你之见呢？”

常玉贤丢掉烟蒂，向张立增跟前凑了凑，一本正经道：

“县长，依我一孔之见，事情的关键在日本人那里。只要日本人不知道藏经的地点，事情就好办。要想不让日本人知道，此事必须十分缜密才行。《大藏经》现在虽说不在咱手上，但也在咱们掌握之中，别人不去搞，难道它还能飞走不成？所以，此事我看不必操之过急，对寺内和尚也不能逼之太紧，常言说：物极必反。我看不如推缓几日，细想一个万全之策，通过别的渠道做一做和尚们的工作，让和尚心甘情愿将宝经献出。这样，一来日本人不会知道，二来咱们也可以搞到卷目完整的《大藏经》。到那时咱们进退自如，任意处置，想怎么办可都由着咱们了。假如不如此行事，对和尚们逼之过甚，就算今日咱们能将宝经搞出，但以后日本人知道了，问我们要经，咱们可怎样应对？就连齐省长这样的人物对日本人都惧怕三分，谦让七分，更何况咱们了。县长，此事关系甚大，非同一般，现在定夺，尚不为迟。究竟如何行事，还请县长三思而后行。”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动手为时太早，不如推迟几日？”

“正是。”

“依你之见此事生抢硬夺，不如设法灵拿巧取？”

“不错。”

“嘿嘿……”张立增又点燃一颗烟，狠狠地吸了一口，嘴角

挂起一丝狡诈的笑意，他伸手在常玉贤肩膀上拍了拍道：

“玉贤哪，你的这些话听起来不无道理，也算考虑周全，不过我决定这样做，也有我的想法。我张立增从十几岁拉竿子，久闯江湖，算起来也有几十年了，什么世面没见过？什么事情没经过？别看我五大三粗肚里没啥墨水，但若论斗心眼、绕肠子，他们一般人还不是咱的对手。今日之事，我是考虑再三，整整琢磨了一晚上。你刚才说的我不是没想到，若是真能那样办，是再好不过了，只是事情不随咱，时间不饶人啊。玉贤，你想过没有，假如再推迟几天，谁敢保险日本人不会知道？谁又敢保险寺里和尚不会将经藏到别处？常言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真要是日本人知道了，比咱先下手，咱他娘可能连肉汤也喝不上啦。今日咱们进寺搞经，虽说冒点风险，但有把握。老子混了几十年，哪天不是把脑袋别在腰带上？就算寺里有几个会拳脚的，但他们还能强过手枪子儿？他娘个腿，我就不信这个邪！我一枪撂倒他一个，看他们哪个秃驴不怕死！”

说到这里，张立增把肉泡眼一瞪，啪地吐了一口浓痰，一抹嘴角道：

“退一步就按你说的讲，咱们把经搞到手后，万一日本人知道了，知道了又咋？怕他个屁！只要经到了咱爷们手里，就是如来佛下界又能怎么样？日本人要经，拿钱！没有钱？扯他小姨的蛋！强龙压不住地头蛇。这赵城县是咱爷们的地盘，实在不行老子带宝经钻山沟。哪个龟儿给钱咱就把经给谁，这次老子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啦！”

常玉贤见张立增执意要进寺抢经，张嘴还要说什么，忽然树林外传来脚步声，扭头一看，豁嘴副官气喘吁吁跑了过来。

张立增忙站起身来道：

“任副官，人呢？”

“来啦，都在外边等着。”

“好！都让他们进来。”

张立增说完，拿起草帽扣在头上，冲仍坐在那里抽烟的常玉贤道：

“玉贤，别他娘的前怕狼后怕虎的，跟着我干没错！”

这时，吴金魁领着十几个人钻了进来。吴金魁今天一身短打扮儿，上着“十三太保”白绸褂，下穿黑绸灯笼裤，腰刹铜扣牛皮带，足蹬高腰牛皮靴，屁股后边交叉背着两把盒子枪，脸色铁青，杀气腾腾。他带来的这十几个人，一个个身材高大，膘肥体壮，插枪别刀，凶狠异常，都是心狠手毒的土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吴金魁走到张立增跟前，双手一叉腰，粗声问道：

“大哥，什么时候动手？”

张立增瞪着眼扫视了他们一遍，掏出怀表看了看，阴沉着脸道：

“现在就走！进寺之后，你们要看我眼色行事，不能胡自乱来。到时候我以掉扇为号，你们一齐动手，不能放走一个和尚。记住，手脚要利落，亮亮你们的宰猪本事儿，尽量用刀杀，不到万不得已，不准随便开枪！”

张立增倒背双手，在他们面前转了一圈，打量着每个人的打扮，突然他转身停步，咬牙恶狠狠道：

“你们都跟随我多年，我的脾气你们都清楚，今日之事非同小可，要是谁他娘的装孬种，可别怪我翻脸无情！要是事情

干得漂亮，事成后每个人重重有赏！”

吴金魁晃了晃膀尖，啪地一拍胸脯道：

“大哥放心，这些人都是刀尖上滚出来的好汉，哪个也能宰他七八个。大哥只管吩咐，绝不会给咱爷们丢脸！”

“好，上山！”

张立增一声令下，众土匪立刻在吴金魁的带领下，悄无声息地钻出小树林，前后保护着张立增，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杀气腾腾直向广圣寺扑去。

且说智化在前殿练了一趟龙行八卦掌，一夜的疲劳顿觉消失，他惦记着病重的师父，没顾上用早饭，便又匆匆转回了禅房。智化轻手轻脚进屋一看，师父圆慧不时地轻声呻吟，仍在昏睡之中。

智化在床前站立了片刻，仔细端详了一下师父的脸色、呼吸，接着又伸出三个指头，轻轻按在了师父的手腕上。根据脉象，他知道师父的病情又进一步恶化，需赶快服用“龙须藤五味汤”，以清火利尿，缓解病势。智化赶忙来到外屋，打开靠墙的大木柜，寻找龙须藤。就在这时，忽然院内响起一阵急促的跑步声，智化心里一沉，忙向外迎去，只见半月一头闯进屋内。他急忙把半月扯到屋外，压低嗓音道：

“何事惊慌，不知方丈正在病中？”

半月往前殿一指，急急道：

“刚才有一个人跳墙进寺，直向寺内闯来，说是有急事要见方丈，被我们拦在前院，你快去看看吧。”

“哦？”智化低吟一声，微微皱起了眉头，回身轻轻把门掩

上，立刻向前院奔去。

智化刚拐进月亮门，就瞧见智能等人手持大棍团团围着一个，正高声令他赶快离开寺院。智化紧走几步分开众人，只见此人衣衫破烂，面目憔悴，脸上、臂上还有一道道划破的伤痕，神情十分疲惫，合掌一礼道：

“施主，越墙进寺不知有何见教？”

此人打量了一下智化，抱拳还礼道：

“我有要事要速见方丈，刚才叫门不应，只好贸然进寺，还望各位师父原谅。”

原来此人正是柳松涛！

有位道：柳松涛不是要夜探广圣寺吗？怎么这时才来？而且又成了这般模样？

列位有所不知。昨晚柳松涛与常玉贤分手后，又跟赵洪山一起仔细商量的护经方案，然后迅速找来两匹马，跟黑牛火速向广圣寺赶来。他们为了争取时间，抄近走了一条难行的山路，当走到距寺还有八里路的牛鼻沟时，突然发生意外，黑牛骑的马被一只突然蹿过路面的野兔吓惊了，扬蹄长嘶一声，猛然向旁边一跳，连人带马摔进了三丈多深的山沟里。在后边的柳松涛立刻翻身下马，爬在沟边向黑洞洞的沟底呼喊了半天，沟底却毫无反应。他知道事情不妙，急忙寻找一个沟缝，双手扣着岩石，慢慢滑到了沟底。他找到黑牛一看，马摔死在一旁，黑牛的头部和双腿被摔伤，血流不止，早已昏死过去。柳松涛急忙撕破自己的衣服给黑牛包扎好伤口，弯腰将他背起，准备爬上沟去，但沟壁陡峭，爬了半天怎么也爬不上去。柳松涛心急如焚，背着黑牛在沟底滚爬着向前摸出一里